

电影文学剧本

73

李双双

李

准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82337

李双双

李 准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喜剧样式的电影文学剧本。

故事是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的背景上，描写一对青年农民夫妇的生活及关系的变化。妻子李双双，大公无私，见义勇为，斗争性强，立场坚定；丈夫孙喜旺，憨厚善良，劳动也好，但思想比较落后自私，胆小怕事。剧本通过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冲突，以及富于时代特征的生活情节，描写了公社化农村崭新的生活风貌，反映了人们思想面貌的跃进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，歌颂了三面红旗的胜利。

82337



李双双 (张瑞芳饰)



第一章

村边小河旁，李双双在洗衣裳。

她洗得很专注，有力，怡然自得。

从河边小径上走过来一群散工回村的人，这里有喜旺、二春等，他们是从上游修堰工地上回村来的。

他们从双双跟前走过。二春蹲到清清的河水边洗了一把脸。喜旺看见双双在洗衣服，看了看太阳，把穿的小白褂脱下来顺手递给双双。

双双接过来便洗。

二春和喜旺在路上走着，二春向他开玩笑。

二春：“喜旺哥，俺嫂子可真不错，侍候你多周到。”

喜旺满意地说：“我们从来就是这样，我说一不二。当个男子汉降不住老婆还行啊！你看，咱们公社化以来修水利这么忙，我没有穿过旧鞋！”他说着指着自己脚上穿的鞋子，“都是这一双刚穿旧，新的就做出来了。”

二春：“那是喜旺嫂子手巧能干，沾你什么弦。”

喜旺：“这你才不懂，再好的骡子也要看赶车的会练不

会。”他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那口子呀！就是有点儿太腼腆了。”

双双收拾衣服回村。

二

在队的大车院里，喜旺在收拾农具。

一个小孩跑来喊着：“喜旺叔，我小嬷子在街上和人家吵架呢！”

喜旺猛吃一惊：“嗨！和谁吵架？”

小孩：“跟孙有老婆，吵得可凶啦！”

喜旺：“啊……”向街上飞跑。

三

村街上，双双和孙有婆正吵得热闹。

几个媳妇拉着架。金樵媳妇大风在拉孙有婆，彦方嫂在拉双双。

孙有婆指天划地，拍膝舞掌说着：“你这个小媳妇太厉害了，我拾一把木柴，你给我挡住！”

双双气愤地指着街上放的一捆木桶板说：“情理不顺，气死别人。我就是要挡住，叫大伙看看，你这是拾的木柴？这队里好好的桶板，叫你偷了还做木桶不做啦！”

孙有婆：“你这个媳妇管得太宽了！就是叫金樵来看看，他也不能挡住我！”

大风劝着孙有婆：“算了！算了！少说一句吧！可真的，一把木柴。”

双双：“你偷了不是一回了，別想人家不知道。”

孙有婆又跳着：“你看见了？”

双双：“当然我看见了，晒麦那一天，在場里你背了一把扫帚背到你家，敢说沒有！”

彦方嫂拉着双双：“別吵了！別吵了！別和她一般见识，谁还不知道她那根底。”

喜旺跑过来，拉着双双说：“这是干什么啊？走走，回家。”

双双好象沒看见他，仍然和孙有婆远距离吵着。

孙有也跑过来劝着老婆：“回去，沒有你说的话！”

孙有婆大声说着：“一街两行打听打听，看我是那一号人不是！他谁敢说我一个不字。”

双双：“嗯！你人緣老好！就是见公家东西手长一点，见劳动手短一点！”她因为说得开心，说得爽快，自己也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。

喜旺：“哎呀！你给我少说一句吧！叫你把人都得罪完了！”

双双：“不关你事，你別管！”

孙有婆更生气地：“我怕劳动你看见了？谁家也不是挂着没事牌，你就敢断定你不害个头疼脑热！”

大风：“她劳动也不是顶好！”

孙有婆又跳着：“你劳动得老好！你修了几次渠？你打了几次夯？哎呀！別说嘴了！”

孙有：“算了，算了，这夯话还不少呢！”

双双：“我劳动得不好，可比你装肚疼强一点，偷公家的桶板你就不肚疼了！”

喜旺顿着脚：“你少说一句行不行！”

双双着急地：“你听，她还在骂呢！”

喜旺：“全当大风刮跑了，这点桶板分到咱们跟前能分多少！”

双双不同意地：“啊！照你说的可好啦！这队里东西都要象她这样偷，大伙就不用过了。”

喜旺：“你管人家，你算什么？”

双双：“我？公社的社员！”她说说着跑过去把那捆桶板往肩上一放扛起来。

喜旺喊着：“你往哪里扛啊？”

双双：“队里！”

四

双双家大门口。

双双领着自己女儿小菊在收拾着一把镢头，她正安着一根木把子，旁边围着几个妇女拉着闲话，其中有彦方嫂。

双双和大家说着：“我听说咱们队这条水渠要修成喽，东坡那一川地都要变成水浇地，还听说水渠要从咱村子中间穿街流过去。”

彦方嫂：“哟！那以后洗衣服可方便了。”

双双：“是啊！咱们这儿啊，就是怕旱，如今搞水利，咱们在家里，可真憋闷的慌，一畝土也没有挖。”

桂英走过来。

双双叫着：“桂英，来，上哪儿呀？穿得这么干净。”

桂英含羞地：“喜旺嫂子，就是来找你的。”她说着蹲了下来，“喜旺嫂子，我听说俺妈刚才和你吵嘴了，真不好。她就是小见识，我最恨她，你可别记仇啊！”

双双莞尔笑着：“我呀！我这个人才不会记仇，这个耳朵听进去，那个耳朵就又跑了。”她又问：“桂英啊，听说你妈在城里给你找对象了？”

桂英：“去你的吧！别听他们顺嘴流嚼舌头，我主意早拿定了，就在咱这农村过一辈子，谁也不会赶我吧。”她又问：“新买的镢头？”

双双：“旧的，我安一根新把子，打算上工地开渠去。”

彦方嫂：“我们都想去。”

桂英：“真的？咱们一道去吧！”

二春从街头哼着小调急急走来，他是从水堰工地上回来。

彦方嫂：“二春，有什么事啊？慌的象大车翻到沟里一样！”

二春：“嘿！看你们娘们这个嘴。叫劳动力，今天要垒堰了，工地上劳力不够。”

双双：“二春啊，我们正要去啊！带我们去吧！”

二春故意看了看她们说：“你们哪！你们这一号不行。”他说着就要走。

双双：“什么这一号那一号的，你说我们怎么不行？修水利我们决心可大了。”

二春：“说你们不行就是不行！你们只能收拾收拾孩子，侍候侍候男人，抬大石头你们行？打夯你们行？”

双双：“这小子，隔门缝看人。来，咱们来打打他的夯。”

几个妇女一拥而上，举起二春当石夯打起来，连举数下，二春喊叫着，妇女们笑着，二春帽子也掉了。

桂英在一边关心地、心疼地看着她们捉弄二春。她忙喊着：“帽子踩坏了！帽子踩坏了！”

妇女们一松手，二春拾起帽子跑了。

彦方嫂指着桂英：“你们看这个丫头，还没有结婚哩，胳膊肘可往外扭了！”

妇女甲：“可真的，看人家桂英对二春多关心！”

桂英：“我不和你们说！”她害羞地跑了，又回过头来：“喜旺嫂子，后晌去工地叫我。”

双双答应着：“啊！”

五

急湍清彻的小河旁，收拾堰坝的工地。

老支书孙进领导着大伙在河水中间修堰。

彦方对老支书：“老支书，渠口挖好了。”

老支书：“啊！分四五个人去把它用石头砌一下，砌结实。哎！这人手可真有点不够啊！”

在工地另一角，双双、桂英、彦方嫂等扛着家伙走过来。二春和几个青年在抬石头，二春故意挑逗。

二春：“啊！这一号都来了！”

双双：“还是把你收拾得轻！”

青年甲：“哎！我说你们都是来参观的吧？”

彦方嫂：“别小看人了，我们是来参加修渠的。”

桂英：“搞水利化我们也有一份。”

青年乙：“嗨！口气不小，彦方嫂，你敢下水来试试？”

彦方嫂：“我呀！哼！”

青年甲：“我们害怕把你摔倒在这河里边，把石头砸扁了还没有办法。”

双双：“小乙呀！别小看人哪，干过这个活。”

二春：“喜旺嫂子，我看你也不敢下水！”

青年乙：“人家是来找人家男人的。”

双双惹得性起：“你们看我们就不行呀！”

二春：“光说不算，来试试呗！”

双双把鞋子一脱，裤角一挽：“试试就试试，谁怕这个！”她跳下水和二春抬起大石块，淌得水花飞溅，小伙子们在拍着手。

喜旺在渠口干活，听见人声喧闹，手打遮阳看着，发现双双，他脸上现出不满的神色。

双双继续和二春抬着石块。青年们竞赛闹得正热火。

喜旺又干了一会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悄悄走过来到彦方嫂跟前。

喜旺：“他嫂子，谁叫你们来抬石头？”

彦方嫂：“没有人叫啊！工地上这么热闹，是我们在家里闲不住了，才跑来。”

喜旺生气地点着头：“啊……闲不住了！……”他又看了看双双，双双依旧在劳动着，他用脚磨了磨铁锹，走了。

六

喜旺回到自家门口，大门从外锁着，门上有粉笔写的几行字。

 在老地方。

 在四孀家。

你回家先把火打开，锅添上，面条擀擀。

喜旺看后，闷着气蹲在地上。他又向门上边取出钥匙开门，走进院子，坐在院里石头上，仰脸朝天发呆。

门外传来双双声音，喜旺溜进屋里。

双双在门口和彦方嫂等打着招呼。

彦方嫂：“明天还去不去？”

双双：“去！明天我还叫你。”

二春赶过来：“喜旺嫂子，我可真服你了，咱村这些女将都要能象你这样积极参加劳动，水渠不愁完不成，今年秋天呀，准能争取到个丰收。”

双双：“别说得那么甜了，留两句给你那个对象说吧！”

二春：“我就没有对象。”他说着扭头看着桂英，桂英装着没听见。

双双：“那你这个家伙也真笨，这么一个笔挺的小伙子，连个对象也找不到。”

二春：“咱是个庄稼人，没有多大文化。”

双双：“庄稼人怎么样，谁能不吃粮食？我看你就不错。别发愁，我给你帮个忙。”

二春：“先谢谢你嫂子。”

四婶领着小菊来，小菊叫着：“妈。”

四婶：“哎，他嫂子，你赶快把孩子领回去吧！孩子饿了。”

双双领着小菊：“哟，好乖乖，我倒忘了。你爸爸呢？”

小菊：“爸爸没有回来。咱们家鸡子又下蛋了，我听见叫了。”

双双：“妈妈给你煮煮吃。”走到门口一看：“哟！怎么门开了？”

双双领小菊走进院子。

小菊：“妈妈，我饿，我可饿！”

双双：“妈妈给你做饭。”

她走进院子，发现喜旺躺在床上，脸故意朝里边。她没理他，先取了块馍给小菊，把小菊打发出去，就动手扎煤火。又掀开锅看了看，锅里没水，就生气地说：“我还只当你没有回来，你既然回来了，怎么不会先把煤火扎开，你就先添上锅也快一点呀！”

喜旺忽然翻身折起来呲着牙说：“我不能开这规矩。我要给你做饭，将来还要我给你洗尿布哩！”

双双和着面窝看火说：“那你得看人忙闲，我忙得这样子，你就没有长眼？”

喜旺：“那是你自找！”他又站起来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这样积极呀！人家谁叫你去劳动了？”

双双生气地：“我自己想去，我有这两只手，大搞水利化，将来咱村旱地变水田也有我一份。”

喜旺：“你积极，你能干！可你去劳动谁给你点什么呀？你要不去劳动谁不叫你吃饭了？你拾把柴禾也能烧烧锅。这种人我真见得稀少！”

双双大声说：“你这人我也见得稀！都要象你这个思想，活都不用干了，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。”

喜旺：“你说不叫吃就行了？就这样你还得给我做着吃，叫你以后去劳动吧！”

双双气得眼里直冒火星，她啪地一下，把刀往桌上一摆说：“吃！你吃不成，我偏不给你做。”她说着走过去，坐在门槛上擦眼泪。

喜旺装得象个没事人一样，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又腆个没意思的脸，站起来看了看切好的面条说：“你不给我做，我自己会下面。哼，这点面条也够我吃了。”他说着把切好的面条下在锅里，又找了两瓣蒜放在蒜臼里捣得乱响说：“吃顿捞面条。”

双双在哭，喜旺捣得更响，双双气急，猛地站起来，狠狠地在喜旺背上打了两拳：“你吃不成！”

喜旺扭回头：“好，你反了天了！”正要脱鞋子打双双，却猛不防被双双一下子推扒在院子里。双双这时自己也忍不住大笑起来，把满脸泪花都笑得抖落在地上。

喜旺从地上起来嚷着：“好！好……”他正想还手，却被双双上前扭住他说：“走，咱们找老支书说理去，我参加劳动你不

愿意，你想叫我在家里侍候你，不下地你才舒坦，你这是啥思想？走……”双双说着，喜旺自知理短，急忙挣脱。他跑到大门跟前，叉着腰说：“你先去，你前边走，我后边跟着。”

“走。”

“你先去。”喜旺说着却溜出大门，把门反关上。

双双从里面砰地一声把门上了闩，喜旺推了推，推不动，又舒了口气，他忽然觉得自己实在是饿了，就从口袋里摸出半块馍，吃着走了。

七

当天夜晚。

河湾子修堰坝的工地，月明星稀，小河水静静流入水渠，镐头、铁锹架在一旁，民工们或坐或卧，怡然自得，这是夜里民工们在乘凉休息，闲作娱乐。

二春等几个小伙子唱着歌，喜旺横躺着。

月亮明光光啊，
山歌遍地唱哟，
清清润河水哟，
流上卧龙岗哟，
水稻一片金啊，
小麦千层浪哟，
是谁绣出花世界，
劳动人民手一双。

双双家里。双双在桌子前坐着，两手托着腮在想心事，歌声透过窗纸，阵阵传来。孩子在床上安静地睡着，双双看着窗外，思绪如潮。

屋门吱呀一声开了，接着蹑手蹑脚进来个人，双双只当是喜旺，没理他。

进来的却是彦方嫂。彦方嫂笑着：“哟！好大的抬神！”

双双急忙回头笑着：“我还当是我们那一口子回来了，却原来是你呀！”

彦方嫂：“怎么？你还是不理人家呀。”

双双：“我十辈子不理他也不想他。”

彦方嫂：“哎，话是那么说吧。你没听人家说，天上下雨地下流，小两口打架不记仇；白天吃的一锅饭，夜里枕的一个枕头。”

双双笑着说：“我们两个呀，可就吃不成一块。”说罢两个人咯咯笑起来。

由于笑得太响，小菊在床上翻了个身，两个人急忙止住笑，捂着嘴。门外，桂英悄悄走过来，从门缝漏个脸，咬着嘴唇，天真地看着她们。

双双问彦方嫂：“你孩子呢？”

彦方嫂：“也是才哄睡。”

双双：“我倒是一点也睡不着。白天和他吵了一架，他倒是跑到工地上去热闹去了，可我在家越想越不是味儿。你想想，